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七十五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周官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惟周
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

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
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

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官於每篇之首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當周公之攝政既以洛水之地居天下之中四方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為均故建以為都以居九鼎而朝諸侯於此矣當其營洛也召公先至于洛而卜之既得吉卜則經營以攻其位周公續至則達觀之而用書以命庶

殷則所謂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者是也若夫設官分職則見於此篇焉武王雖滅紂而猶以其故都封紂子武庚則是命未黜也及武庚挾管蔡以叛周公討而平之猶封微子於宋以存湯之祀而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是謂黜商命也滅淮夷者逸書序所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武庚之亂淮夷與之同惡及成王既即政而又叛成王以其恃遠不

賔故屢叛命既討平之乃遷其君於中國之地故
謂之滅也黜殷命與滅淮夷非一時之事而序連
言之者蓋周興於西土而其化自北而南故西南
夷最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為最後觀其封建諸
侯以太公居齊周公居魯此二人者親賢之最而
其分土乃在乎青徐之境去周為最遠者欲以控
御東夷故也則是周家之所慮惟在於東夷東夷
未平則天下未為太平官制雖欲董而正之倥偬有所

未暇也觀武王之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蓋已恐其
有不軌之心矣豈得已而封之哉且使天下無變則
武庚雖欲舉事無由而發不幸武王之即世而成王
幼冲此武庚之所以藉口而反淮夷既未服於周必
與之相挺而爲亂周公討平之矣而猶不悛即政之
後又復犯命方其始伐之也猶冀其回心而向善故
未遷之及其再亂也則是不可復化矣故必遷之而
乃能絕其後患焉既遷之矣則四方無倔強不賓之

邦以干天誅天下大定然後可以講明官制此所以作此篇自黜商命滅淮夷則連言之也先儒所謂事相因是也還歸在豐者自滅淮夷而歸也豐文王之都故有文王之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雖遷鎬而豐都猶存其在豐而作此篇者陳少南曰發冊以告庶官且爲一代之大典故必于豐是也召誥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蓋宅洛者亦是朝廷之大事故至于豐以告廟也撫萬邦巡侯甸曾

博士以爲撫萬邦則其仁足以懷巡侯甸則其智足以察林子和之說又以遠近而分之薛博士又曰若周公之所以撫邦國此之謂撫巡守殷國此之謂巡雖然此一時之事不必若行人之數蓋撫萬邦則或使人焉然巡侯甸不及其遠則遠者遣人撫之故也曾博士林子和固爲鑿矣薛博士以行人之所載爲證所謂撫之巡之雖其字偶合然非書之本意蓋書之本意只言成王撫安萬國而巡守之也不可對說

對說則鑿矣萬邦者總言其多也如左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是舉其大數鄭氏引益稷州十有二師之言以爲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此毋乃泥乎言萬國則必計之以爲誠有此數如言兆民萬民亦將計之可乎諸家之說蓋泥於萬邦侯甸之言則以爲或遠或近蓋此言撫萬邦巡侯甸正猶易言建萬國親諸侯云爾不必分也

庭直也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旣不直則我伐之也爲有名故四征之而可以綏兆民也蓋王之君萬邦而撫之也必以時巡守而巡之也則擇其不庭而討之旣討之矣則兆民得以安堵故曰綏厥兆民說者亦多以此兩句對說亦非自此撫萬邦而下皆是指伐淮夷事唐孔氏曰此言巡行天下其實只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惟伐淮

夷非四征也言四征亦是大言之爾是也侯甸即下
六服是也言侯甸者略言之耳上下互言也當成王
之時六合爲周聲教所暨率皆臣服獨淮夷未平爾
淮夷未平則當時六服之君固雖洗心滌慮以奉承
天子之德而行之然謂之莫不承德則不可也惟滅
淮夷而遷以化之則是莫不承德矣如舜之世聲教
所暨迄於四海惟三苗不服必至於苗民之格然後
爲至治也周官有九服而中國五康誥曰侯甸男邦

采衛是也此言六者王氏以爲近中國之夷狄意謂并蠻服數之唐孔氏亦以六服不數夷鎮藩與之同蘇氏則曰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內爲六服夫禹之畿內謂之甸服故可以服言之周之王畿在九服之外不名曰服安得謂之六服乎觀大行人載侯服歲一見自此降殺至於要服六歲一見要服即蠻服也注曰此六服去王畿三千里五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至於夷服

鎮服蕃服則總言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正
此所謂六服蓋指九州之內也王氏謂近中國之夷
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脩政刑之時此蓋強爲之
說也宗周鎬京也畢命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則
宗周非豐矣序曰還歸在豐而此曰歸于宗周故多
異說薛博士以宗周即豐非也唐孔氏則曰周爲天
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
周不如陳少南曰史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是歸鎬

京審訂官號而正之者也序言還歸在豐作周官是
官號已正發冊以告之之時也治官者凡治事之官
也董督也督正也循名責實之謂也若者發語之辭
若惜猶曰在昔也言昔之有大猷所以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者也即下文唐虞稽古而下是也蓋治
亂安危之勢相爲消長若循環然亂而制之不若未
亂而制之爲愈也將危而保之不若未危而保之爲
愈也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

智曰用智於未奔沈故必制于未亂保于未危而後
爲古之大猷也唐虞之建官惟百夏商之官倍所謂
大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亦克用乂所謂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也先儒以若訓順言當順古大道此
言若昔正呂刑言若古有訓以若昔大猷爲順古大
道則可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尚可爲說呂刑
言若古有訓而下文曰蚩尤惟始作亂亦以爲順古
之訓可乎唐虞之建官止於百數而其建之也蓋考

古之制斟酌其宜而爲之在內之官則有百揆及四
岳在外之官則有州牧及侯伯百揆者揆度百事之
職猶後世之宰相也堯之世蓋舜爲之舜既受禪則
禹代爲之焉四岳者漢孔氏曰即上羲和之四子分
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案國語以四岳爲四伯蓋各
爲一方以總諸侯諸侯來朝則率其方之諸侯以見
於天子天子巡守則亦率其諸侯以見于方岳之下
舜典云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
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孔氏之言蓋本於此州牧者所
謂十有二牧也侯伯者侯也伯也蓋言諸侯也諸侯
而言侯伯者猶六服而言侯甸也侯伯各以其州而
屬所牧州牧各率其方之諸侯而屬於四岳四岳而
下則百揆兼總之也四岳雖掌四方之諸侯然其職
任則在於內也國以有政而理政以有人而治故建

官惟百則庶政惟和庶政和則萬國寧也夏商官倍蓋二百也亦克用乂蓋庶政亦和而萬國亦寧史省文也亦者因前之辭不惟其官者言明王之立政不徒多其官而惟在於其人之如何也夫唐虞百夏商倍周三百六十其多寡如此之不同蓋其人才自有優劣若唐虞之世百人足以致治至夏商之天下亦唐虞之天下也然非倍官則不可以為治周之天下亦夏商之天下也而其官之數遂至於三百六十蓋

周之三百六十僅足以比夏商之倍夏商之倍僅足以當唐虞之百故曰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夫周之官既多於夏商而尤多於唐虞蓋以其人才之不若既人才之不若則雖其官數之盛而其治效亦將有所不如矣故今我雖小子致敬而勤於德力行而不怠朝夕之間惟恐不及仰是前代而順之以之而訓迪厥官也成王之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此正如顏子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雖自知其不及而其戰戰兢兢
之心未嘗少怠也董正者立太師太傅以下是也訓
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之而後訓迪之
也觀立政之篇周公以成王即政之初選用人才之
始而邪正兩塗自此分故諄諄以用人爲戒今觀此
篇成王知夫人才之不如前代故建官雖多而惟恐
其不及既董正之而又訓迪之則孰有瘵官曠職者

哉於此不獨見成王之賢亦足以見周公啓沃之有素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
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
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

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上既言夏商之官倍於唐虞蓋以人才之優劣而爲是多寡之數使夏商而必爲唐虞之百官數固同矣而其職必不舉故不得不倍夏商既不得不倍則我周當如之何是以其數至於三百六十比之夏商又爲多也其多寡之不同者蓋以後之不如昔故仰惟前代而惟恐其不及祇勤于德以訓迪百官不敢少

怠自此以下則董正其官職而後訓迪之也周之設官分職比之前代最爲詳而其大槩蓋準唐虞之制唐虞之百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此其百官之中所謂要重者也夏商雖倍於唐虞其數可得而見之而其職號統屬無所傳聞故漢表有曰夏商亡聞焉雖無所傳聞要之比於唐虞雖間有增損而其大槩亦不外是觀之周自可以見矣三公三孤者百揆之任六卿者四岳之任九牧五服與夫朝覲巡

守之禮則所謂州牧侯伯者也建官之制至於周室
至纖至備無以復加而其源流則自唐虞以來歷夏
歷商或損或益而後大備也太師太傅太保此天子
三公之官也三公者皆是教導天子之職其曰師曰
傅曰保者所以別之也賈生曰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導之教訓應劭漢書注曰師訓也傅覆也保
養也顏師古則曰傅相也漢孔氏則曰師天子所師
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皆是緣名

以生義蓋必欲釋其名則其義當如此然要之三公之職同皆是王者之師既有三人則必立名以寓其尊卑之等而王氏曰師道嚴傳道親保則尤親尤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傳傳尊於保此蓋強以其尊卑之等而爲之說觀此篇自冢宰以下各有所掌其職不同而於三公同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於三孤同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則其職無有異安得以其名有尊親之義以分其差等哉漢表

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旣謂不以一職爲官名則安得以其名而區別之哉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主位乎天地之間則其心術蓋與天地通天地之氣行而有愆陽伏陰者以人主之心術不正也故必以三公與王論道也以經緯邦國而其心術正則陰陽無有不和理者矣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正所謂論道也蓋其朝夕之所啓沃以格君心之

非者無非道也故其精神之所感通可以和理陰陽
爲是官也自非道全德備可以爲王者之師者不足
以稱其職故無其人則不必備建寧闕之可也蓋尤
不可以非其人也若六卿之職各有所掌一職不建
則必有一事之不舉故無司徒則何以敷五典無宗
伯則何以治神人其他皆然故不得不備三公既不
下掌有司之職故可以不必備也三孤者三公之副
也故曰貳公觀三公謂之太師太傅太保而三孤曰

少師少傅少保曰太曰少則其爲副貳可知矣此猶六卿有大司徒又有小司徒有大宗伯又有小宗伯曰大曰小是其貳也惟六卿之長貳其職同則三孤之於三公其職豈有異哉故三孤之所以弘大道化以敬明於天地之道而輔翼予一人者皆以貳公也蓋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指三公言之而三孤爲之貳焉既曰變理陰陽又曰寅亮天地唐孔氏曰和理敬信義亦同耳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亦不

異此說得之王氏曰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論道而不論然後弼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故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此意謂三孤之職不若三公果如是說則以陰陽爲本以天地爲末可乎以此一節觀之則其說皆鑿矣王氏又曰號曰公者容乃公之謂大臣之義當特立而無朋故曰孤此亦緣名以生義夫天子之臣其上爲公其次爲孤其次又爲卿其次又爲大夫

其次又爲士亦猶五等諸侯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皆假其名以別之不必求其義也後世於九州十二牧之類皆求其義於名非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蓋卑於公而在九卿之上漢表曰立三少是孤卿與六卿爲九卿此其爲說本於禮記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鄭氏注以此夏時制亦不可得而見然經言三孤六卿則孤與卿異而乃爲九卿既謂之孤又謂之卿可乎且當以書爲正冢宰而下則六卿也曾博

士曰先王建官分治未嘗不以正名爲先名既正矣
然後分職以聽於上而事各有所係焉自冢宰以至
司空則所正之名也自掌邦治以至掌邦土則所分
之職也自統百官以至時地利則事各有所係也此
說是也然冢宰之職雖其與六卿分掌有司之事不
若三公之專以教導天子爲務然又不若司徒而下
但掌一事而已蓋冢宰爲六卿之首故凡有司之事
又冢宰總之也觀其所正之名則自司徒而下各取

一事而名之曰司徒者以其掌徒役之事也林子和
曰徒衆也衆則必有所從故士從其所教謂之徒卒
從其所將謂之徒司徒者主教之官也曾博士曰有
戎曰師無戎曰徒名教官以司徒則以其所司之衆
無事於戎故也此說泥於教字以爲說殊不知先王
之名官但取其所掌之一事以爲之別耳故教官而
曰徒也不必以徒有教義也宗伯者楚語觀射父曰
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

服之儀彝器之重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以爲之宗以其爲名姓之後故曰宗也惟以名姓之後而曰宗不可以謂之司宗故曰宗伯言其爲長也司馬者主戎馬之事也司寇者主寇賊也司空者唐孔氏曰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此所以謂之司空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

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車服器械監百工者以此觀之則名曰司空者亦其一事若司徒然也皆取其一事以爲之別惟冢宰則名曰宰不以一事目之也冢者鄭氏周禮注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蓋冢宰太宰一也其所分之職則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禁司空掌邦土而冢宰則掌邦治自教至土皆一事而治則兼教禮政刑土而言之不以一事目之也其所係之事則掌邦教者數

五典擾兆民敷五典者教也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下治神人者禮也以至政也禁也土也皆然無非係之以所主也事至冢宰則曰統百官均四海而已不以一事係之也觀太宰雖同爲六卿而其掌建邦之六典則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無不掌也小宰雖同爲六卿之貳而以其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則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其屬

各六十無不統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則一曰治
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
職無不主也此其所以為統百官平邦國歟蘇氏曰
冢宰必三公兼之餘卿或特命蓋冢宰雖不若三公
之為尊然其要重如此故必以三公兼之觀周成王
世周公以太師兼之周公沒召公則以太保兼之春
秋書宰周公亦是以公兼冢宰之任惟其以無所不
統故也均四海者先儒曰均平四海之內邦國是也

周官亦曰以佐王均邦國而王氏曰為其以賦式理財為職故曰均夫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此特其一事而已若夫均四海則所言者大非指此也王氏謂周官一書理財居其半故以理財為冢宰之職王氏置制置三司條例議者皆譏其以天子之宰相而下行有司之事此言蓋自為地爾敷五典即舜之命契敬敷五教也擾安也夫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能一朝居乎故敷五典者所以安之也宗伯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所以治神也凶賓軍嘉所以治人也和上下則神祇無不安其位而人無不當其分也六師平居無事則屬於司徒為六鄉及其有事則為六師司馬統之以戰伐叛討罪則邦國無有倔強之人此所以平也詰治也姦慝言詰暴亂言刑駁文也居四民若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之類是也時地利者使人順天時以脩地利也司寇不言刑而言禁司空不言事而言土曾博士以為言

禁者期於無刑言土者期於無為此蓋鑿也刑即禁也事謂百工之事土即百工之事變刑言禁變事言土而以為有深義存於其間皆求之之過程氏曰古之時分職主察天時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蓋周之六卿本於羲和之四子羲和四子分主四時之政周之六卿則不然矣然本自準四子而為之故以六卿之故加天地二字而曰天官地官春

官夏官秋官冬官也蓋雖不主四時之政而其名猶有唐虞之遺意如諸家之說必求其如是而為天官如是而為地官皆有義焉余恐非古人之本意也分職即上文是也各率其屬者六官之屬各六十共三百六十以倡九牧者為九州州牧之倡率此亦唐虞州牧侯伯統於四岳之遺意阜成兆民亦所謂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也六年五服一朝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舜典曰羣后四朝蓋不巡守之闕四年四

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亦是各一朝也周官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如此則侯服於六年之中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二朝采服計六歲之二而三朝衛服計六年之五而六朝惟要服六年一朝與經文不同唐孔氏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為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

二年一盟計一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此則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為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案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頻則其臣故曰時聘殷頻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為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蓋虞氏五年一巡守故一巡守之前而諸侯朝于京師者各一是六年各一朝此曰一朝與舜典曰四

朝其實一也當以書為正不可以周禮之言而混之
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一
句與周禮異此當闕之以俟知者言五服者唐孔氏
曰要服路遠外逼四夷故不數義或然也此言五服
而大行人所言者六服則其事不同尤可以見也又
六年王乃時巡者十有二年也大行人曰十有二歲
王巡守殷國是也五服兩朝而王一巡守也時巡者
亦如舜典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

十有一月朔巡守各以其時而巡其方也考制度者
即虞書所謂協時月正日而下是也于四岳者就方
岳之下也各朝于方岳即舜典所謂肆覲東后是也
大明黜陟者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
黜以爵不從者君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是也亦舜典所謂車服以庸也蓋此皆斟酌舜
之事而行之惟五年之與十二年異舜則各以其方
而朝以其不巡守之間有四年故也周則各以其服

而朝以其不巡守之間有十一年故也此亦為異耳
案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
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之時兵
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案此
篇而見周之不如唐虞者二設官數倍而人才不逮
巡守浸簡而主勢愈尊然自秦漢以來官愈多而事
愈不治巡守之禮不講而下情不通則其視成周不
啻成周之視唐虞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
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
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
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

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
邦惟無數

此篇之立言叙事與堯典體制相似堯典篇先言羲
仲義叔和仲和叔各主其一方之政凡日月之運行
星辰之伏見晷刻之長短人民之作息鳥獸之生育
既已區分而詳陳之矣然後總結之曰咨汝羲暨和
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此則教戒之辭也此篇既言三公三孤

之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遂繼之以六卿官各有職
職各有事又繼之以九牧五服朝覲巡守之禮自凡
我有官君子而下而總結之以教戒之辭所謂訓迪
厥官也此正堯典之意舜典於四岳十二牧九官既
已各隨其職而命之矣則又總告以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亦此篇之意也凡我有官君子
者總稱而徧告之也如齊威公葵丘之盟曰凡我同
盟之人曰凡者皆總稱而徧告之謂君子者有位之

通稱也欽乃攸司者官各有司不致其欽則瘵官曠
職之責有所歸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
矣嘗為粟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所謂會計當
牛羊茁壯長者欽也慎乃出令說命曰王言惟作命
不言臣下罔攸稟令令雖臣下之所稟然其發號施
令皆朝廷之上君臣相與圖維而後出之故有官君
子於出令不可不慎也其所以慎於出令者蓋以令
之出惟在必行不可改也夫不善之令非不可反也

始以為可而行之既而以為不可而反之夫何不可乎而以反為戒者蓋令所以示信也今日出之明日反之則民將玩弛而不之信後雖有令孰不以為欺之哉其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欲於其出而慎之也慎之則無可反者以漢文帝除田之租稅者十一年蓋自度其可以除之而除之也故雖其後水旱相仍疾疫繼作而租稅不復元帝罷鹽鐵官不自度其可以罷而罷之也故纔四年以用度不足而復既患用度

不足則勿罷可也既罷而又復其何以示信哉故劉
向曰今既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惟以其不
慎故爾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公之與私若權衡然此
首重則必彼尾輕矣故公則不私私則不公人之所
以不能盡其公者私欲有以勝之也惟以公而勝已
之私則民其懷之矣子曰公則悅民其允懷者所謂
悅也學古入官左傳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然所謂學者豈所謂章句文采云乎哉傳說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成王曰學古入官蓋堯舜之所
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稷契臯陶伊傅周召之所
以事君無非學古之效也故成王以是戒有官君子
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蘇氏曰左氏曰鄭子產鑄刑書
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
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
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
故刑簡而政清此言盡之矣蓋惟學古入官乃能酌

古今之宜而議事以制也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自古治安之世上恬下嬉君臣無為足以
為治矣而小人之喜功利者不能安於無事於是奮
其私辯以前世之常法為卑陋狹淺欲盡取而更張
之則天下之亂萌矣如漢武帝唐明皇非不知守祖
宗之舊惟以張湯宇文融之徒進其邪說從而變亂
之故耳故成王戒之欲其以典常為師不可以利口
而亂其所居之官也蓋以利口而變更典常則其官

亂耳伊尹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周公曰古之人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譖張爲幻此厥不聽
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伊訓所謂
辯言周公所謂譖張爲幻此曰利口一也蓄疑敗謀
凡謀事者隱之於心而不安皆疑也疑則必謀於衆
以決其是非可否蓄而不決未有不敗者也怠忽荒
政凡為政者不可以怠心持之亦不可以忽心視之
以怠心持之則將以不能為而厭之矣以忽心視之

則將以不足為而輕之矣此政之所以荒墜而不立也不學牆面學者欲其有所見也知所學則古今之宜治亂之變無不備知者若坐於堂上而廓然見四海雖萬事之來紛紛沓至而吾有以應之豈至於煩哉不學則如正牆面而立牆之外有所不見矣以之治事如瞰迴流不知其所以裁處此其所以煩也昔漢昭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夫一姦人之妄

此甚易辨而朝臣皆惘然手足失措莫分是否況事
有大於此者乎惟其不學故也惟雋不疑後至遽使
收縛蓋以春秋之義可以決之故不若他人之煩擾
也學如不疑猶可以決事況其上者乎洪範曰王省
惟歲卿士惟月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注
曰王卿之執政者則卿士大臣也王氏曰卿士職業
異於士大夫故別為之戒不如先儒曰此戒凡有官
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其為說簡易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志所以極高明故致其志者功之所以崇勤
所以致廣大故盡其勤者業之所以廣蓋無志則所
期者卑陋而已何自而崇乎不勤則所成者淺近而
已何自而廣乎必其高明如天然後可以謂之功崇
必其廣大如地而後可以謂之業廣鄉士不可不勉
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
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
蓋臨事者當勇於必為其心如捧漏囊以沃焦釜惟

恐不及乃可以無後艱苟為因循而不為乃曰豈無
他日乎偷目前之安可也其遺患於後必矣故不可
以不果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位之崇高者易以驕
故雖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之厚者易以侈故雖不
與侈期而侈自生蓋處高位者多以勢而陵物享厚
祿者多以傲而敗度也史曰卑不學恭貧不學儉非
人性分然也勢使然耳惟卑不學恭故位不期驕惟
貧不學儉故祿不期侈是亦勢使之然位不期驕故

不可以不恭祿不期侈故不可以不儉然其為恭為儉又當惟在於德不可載其偽而行之孟子曰恭儉其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以聲音笑貌為之是偽也王莽爵位益尊節操愈謙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唐尊短衣小袖牝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遺公卿非不恭儉也然皆非其情正所謂偽也以偽為之其與不恭不儉者何以異哉作德者謂恭儉以德行之君子之恭儉雖對妻子如對君父雖居室家如居

朝廷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也故心逸惟其行之
以為常則始終如一曾無間斷德之所以日新故日
休也若夫小人之作偽者則不然大學曰小人閒居
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肺肝夫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豈不勞乎然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則日拙也蓋
彼之陰為不善而陽為善自以為巧矣而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其為偽未有不發露暴白於世是乃拙也

夫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必以君子之恭儉為勞而不知其逸也必以為拙而不知其休也作德者其逸如此其休如此而作偽者非徒曲為之防而又不可以欺人則作偽者果何益哉而世之人多舍此而趨彼何也孟子言自反而仁自反而禮乃繼以自反而忠蓋欲仁與禮皆本於中心之誠而非偽正此言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而繼之以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之意也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四時之運成

功者去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人臣之貴寵未有不危者也惟居之而思危則可以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矣蓋常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志則維貴寵之愈固豈至於危哉所以思危者常無所不畏故也不以寵為可畏則入於可畏矣禍患之來其可不畏哉不畏者入於可畏則無所不畏者必無可畏之禍也易曰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自以為存者必至於亡自以為治者必至於亂故自

以為不足畏者必至於可畏觀魯季孫自以為亡無
日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正此之謂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夫爭名者於朝朝廷之上爵祿之高下乘
間抵巇凡可以相陷害者無所不至故已之才惟恐
不若他人人才惟恐其勝於已蔽賢嫉能者多矣此
所以不和也不和則不能同心以共政政安得而不
亂哉惟推賢讓能則爭端何自而萌此庶官之所以
和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左氏傳曰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
數世賴之蓋讓則不爭爭則不讓和不和之所分其
讓也猶能使欒黶不違則其效為何如哉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陳子昂曰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同器以德
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
相害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此趨向之反也故賢者則
必舉賢不肖者惟以不肖薦於上各以其類故也孟
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欲知爾之能惟觀其所舉

者能其官而已欲知爾之不任惟觀所稱非其人而已蓋惟有能而稱能其人未有不任而舉能其官也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是也或曰凡我有官君子或曰三事暨大夫或特曰卿士其實一也但其言有詳略異同耳王又嗟歎而言凡三公及大夫能敬其所居之官以治其政如上之所云者則可以佐佑其君安其民永有譽於天下天下樂推之而無厭數也曾博士曰成王之訓厥官可謂至矣推原其本則

以祇勤于德故也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不知出此而恃其喋喋之煩亦難於不應
矣此說是也然觀成王中才之主耳惟其周召為之
師保優游饜飫以成其德而其立言有曰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則慎獨之學成王蓋得之於心
故發之於言其涵養豈淺淺哉蘇東坡說命篇有曰
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
淵曰無伐善無施勞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

粟天下後世皆以藉口今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
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其獨以訓武丁哉人
至於今誦之也予竊謂成王之言是亦散而不一
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而王氏之說以其文
意相續雖其說之不至於此者亦求其所以為說殊
不知其言散而不一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
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

姑

君陳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王若曰
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
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
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
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
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逸篇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漢孔氏
注以在豐為致政老歸然此序則曰周公既沒命君
陳分正東郊成周則是周公沒而君陳乃代之以監
商民周公未嘗致政而告歸也此序既於周公既沒

之下言命君陳知周公未沒之前猶為商民之司牧
先儒以周公為致政老歸者蓋以序言在豐二字故
耳毫姑之篇既亡其事迹不可得而考先儒致政老
歸之言未敢以為然周召之在周蓋一體也召公當
成王之將崩猶以太保居冢宰之任率諸侯以相康
王而周公當成王之世乃已致政而去可乎此深有
可疑者故不敢信先儒之說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
民于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

君陳代周公監之此言是矣但唐孔氏於洛誥之廸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既不以為成王留周公於後在
洛以鎮撫殷民其於在豐又信之以為去離王朝老
歸於豐則其曰君陳代周公者特順序文為之說耳
其實自相違戾也洛誥之命周公後蓋成王將自洛
而歸鎬京命周公於王既歸之後留撫之也君奭序
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蓋又周公在
朝廷之上為天子之三公也意者監殷民於洛相天

子於鎬京周公兩兼其任往來乎二都之間也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為已深所以廸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以大德為王師保及公既沒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

伯禽則封於魯繼世為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
內繼世為王朝之臣召公之後亦然鄭康成以君陳
為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為
非而陳少南為詳明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
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
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
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此說是也但蘇氏謂君陳命
於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陳少南謂觀君陳畢公二

篇其辭輕重不同不得以命之先後而分老壯此既
無所考據或老或壯闕之可也曰君陳者尊之之稱
君奭君牙皆是也東郊成周唐孔氏曰鄭玄曰天子
之國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
周之邑為周之東郊也蓋周公營王城以遷九鼎營
成周以遷頑民是王城為別都所在故成周為其東
郊成周在王城之東也分正者唐孔氏曰分別殷民
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正

者即篇中曰尹茲東郊也作君陳者成王使之監殷人此皆命之之言若後世之有制書史官記之以為此篇言君陳之所以為令德者惟孝恭而已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君陳之令德孝恭可謂得其本矣孝於父母者必友愛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友者也父母兄弟之間既盡其孝友之道則可以施之政也孝經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蓋聖人非能強人以為善亦因其

自然之良心順以導之而已故必孝而後可以施之
政然孝可以施之政而君陳之德本於孝恭此我之
所以命爾為東郊殷民之正長爾不可以不敬也傳
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蓋其德積於中則其輝光發見
於外也如此以此臨民則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乎想夫雖殷民之頑覩其形容者暴慢鄙詐之氣自
消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此所以命之尹茲東郊也

昔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故堯禪以天子之位
君陳令德孝恭友于兄弟故成王命之尹茲東郊繼
周公之政蓋德本既立於此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
矣周公之監殷民也師以教之保以安之師保者蓋
為父母也故民莫不慕其德而懷之今爾往繼周公
之後當謹其所司然謹其所司者豈可以他為哉惟
循常道而行之勉於明周公之遺訓以示民則民其
治矣周公惟以是訓而民懷之則君陳亦以是訓而

為其師保民豈不义乎漢曹參為相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蕭何之約束惠帝問之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
賢曰君似不及也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上曰
善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夫曹參所以守蕭何之法者惟其以才不如何而
其法既明無事於更張也君陳雖賢必不及周公則

其於周公之訓能懋昭之遵而勿失民安得而不乂哉我聞者如泰誓我聞吉人為善多士我聞曰上帝引逸皆是古人之言我聞而知之故今以告汝也馨香者香之遠聞也夫物之精華發見於外則為馨香不然則為臭腐人非狂惑未有厭馨香而樂臭腐者德之吉凶亦然故傳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忠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召馨香神享而民聽國之將亡其君淫佚其政腥臊民怨神恫無所依懷蓋德之善惡

既有於中則其發見於外有不可掩馨香則神將佑之而沉於民乎如其臭腐則神亦將棄之而於民可知也故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於神明而其所以為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為治其馨香如是也如黍稷可以為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於神明矣成王言此者蓋謂君陳欲商民之感慕惟在於德德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豈商民之難化哉王氏之說分神明

為二謂言神則知明之為人言明則知神之為幽觀
揚子曰心之潛也天地神明猶將測之而況於人乎
況於事倫乎此言神明而又言人則不當分為二也
爾當用是周公之猷訓以教迪商民惟日致其孜孜
之心無為逸豫蓋以周公之猷訓盡善盡美可為萬
世之常法苟非專心致志自勉自勵惟恐不及則終
無所及其何以用之以教迪商民哉常人之情未見
聖人則如不能見之及其既見則乃不能由之以其

賤目而貴耳賤近而貴遠故也詩曰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正此意也惟既見之後而
其心常如未見之前則其進也豈可量也如顏淵之
於孔子喟然而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此則既見之後而其心常如未見之
前者也夫其既見也而其心之切如此則未見之時
可知也已此其所以為亞聖也君陳之於周公既見

之矣則其猷訓當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不可因循偷
怠而不自勉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
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惟孜孜為善
者遂可以為舜之徒則君陳能惟日孜孜而不為逸
豫自可以式周公之猷訓而無不克由聖之失爾不
可以不戒也爾惟風蘇東坡嘗曰天地之化育有可
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日皆知其所以為暖
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電皆知其所以為震雪霜皆

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出去不知其所入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蓋風之於物鼓舞搖蕩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之化民似之至於草則其勢柔弱惟風是從民之於上亦如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也成王謂君陳爾既監殷民則殷民之從化與不從化其本皆由於爾如風之於草則爾之圖厥政不可不知其難也蓋以爲易則難

將至以為難則易將至爾苟知其難而不敢少忽則
殷民不難化矣然政有廢有興自古之為政因時而
已故有行於古而戾於今則可廢拂於古而宜於今
則可興既有廢興則其出入取舍之際不可以自任
也必與衆共度苟衆言之同則又當紬繹其可否而
斷之於已蓋謀之貴同斷之貴獨謀之不同則不能
合天下之視聽以度其是非斷之不獨則又將依違
牽制政無自而立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

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
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
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此
之謂庶言同則繹繹與繹之為貴之繹同爾有嘉謀
嘉猷此又戒之以事君之道也夫人臣之事君進則
思所以盡忠退則思所以補過有嘉謀嘉猷匿而不
以告非人臣之道也既知展盡底蘊以入告于君矣
其出也則又順行之于外以為如此嘉謀如此嘉猷

皆君之德非我所得而預蓋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道然爾夫君之德必本於臣之朝夕納誨而後成成王命君陳入告可也至於歸美於上此則在人臣之心欲如何非人君所當知而成王亦以是命之非成王欲掠美以為己有也蓋臣之不忠者必持祿保位視君之有過而不肯強諫至於不善之迹布於天下則必將自解曰非我不諫君不我用也為阿諛之計者必引謗以歸於君則忠蹇之臣其引善以歸

於君必矣故成王謂君陳爾苟以忠言啟沃於我則
爾將必不自居也非成王欲掠臣之美蓋以苟為良
臣者其心必若是故繼之曰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人臣能若是則良臣之名顯矣魏鄭公曰良臣身
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訓流祚無疆蓋能以嘉謀
嘉猷優游饜飫以格君心則為良臣矣君陳監殷民
於外而成王勉之以此者蓋忠臣之事君身雖在外
心不可以忘君惓惓之義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
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
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
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
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
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

周公既遷殷之頑民于成周而自監之則其教化之
所漸漬政令之所鼓舞優游不迫固可以揉其不善
之習而納之於善然而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惟緩之而後可治以殷民染紂之大惡蓋幾於與肺
腑俱生牢不可破雖以周公為之司牧亦豈一朝一
夕之所能變哉是必持之以久待之以寬使其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然後曠然而大變非刑罰之所

能強遏也是以自周公至于君陳畢公而殷民心術
乃能一歸於正復其所固有者焉周公始監殷民其
所以創立規模以訓其民者蓋盡善盡美無以復加
繼周公者夫何為哉亦因周公之所以訓之者而訓
民也故成王之命君陳既曰懋昭周公之訓又曰式
時周公之猷訓此又曰爾惟弘周公之丕訓丁寧反
復至于再至于三蓋謂君陳尹茲東郊不必有所建
立惟能遵周公之舊則可矣嘗聞真宗朝王文正

公為相以李及代曹南院守秦州以任中正代張乖
崖守成都衆論皆不以為宜文正公之意蓋以張乖
崖之治蜀曹南院之治秦其所處畫已盡其宜惟李
及任中正之重厚乃能謹守二人之規模故使代之
也成王之於君陳其意亦以守周公之舊而不少變
望之故其言諄諄如此或曰懋昭或曰式或曰弘或
曰猷訓或曰丕訓其實一也王氏皆從而為之辨其
異同寧能免於鑿乎自無依勢作威而下皆所以弘

周公之丕訓也夫酷吏則依勢作威聚斂之臣則倚法以削觀漢武之世如張湯杜周之徒其所以嚴刑峻罰以殘民之命者莫不依上之勢自以為勢當然也聚斂之臣如桑弘羊之徒其所以厚賦毒斂以削民之財者莫不倚上之法自以為法當然也夫國有酷吏與夫聚斂之臣雖皆其逢君之惡以求其所欲而斯民怨懟之情獨歸於上者亦其依勢倚法故耳故戒君陳以不可為也夫以君陳之令德孝恭則夫

依勢以作威倚法以削此固其所萬萬不為而猶以之為戒者自古君臣之相警戒其愛之之心切故其言所以深防之也如舜之德豈猶有逸樂之懷哉而益之戒且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亦成王告君陳之意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夫欲殷民之易心也化固不可以不寬然寬者多失之懦弱而不能自立故寬必有制有制則無懦弱之失矣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剛克者剛勝柔也不沈潛之則失之太剛

柔克者柔勝剛也不高明之則失之太柔有制者所
謂高明也寬而有制則其從容動作之間無不和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和如和
羹焉鹹太勝則知其為鹹酸太勝則知其為酸惟酸
鹹適中則不可得而名言之矣此和之謂也殷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言殷
之頑民有以罪戾麗於刑辟者我或曰刑之汝無得

以我之故而遂加之法我或曰赦之汝無得以我之故而遽釋其罪惟以其法之中正者決之也夫法者所與天下共也苟輕重不麗於法而以人主之指意為出入則何以法為哉如張湯之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及杜周為之大抵放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是皆專以人主之旨意為獄曰辟則辟曰宥則宥者也不以人主

指意為獄者法所當辟則或從而宥之法所當宥則或從而刑之惟厥中則法之所在人主不可得而出入矣張釋之為廷尉犯罪者上欲誅之則以為當罰金盜鑲者上欲族之則以為當棄市惟厥中故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言君陳之於殷民政以正之固欲其順從訓以迪之固欲其丕變今乃不然則是刑之所宜加者矣然刑之用也豈得已哉蓋刑一人而使千萬人莫不畏皆將遷善遠罪惟恐蹈斯人

之覆轍如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之以弗若弗化之
故而加之以辟者其意將以止辟也如此乃可以致
辟焉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此則辟以止辟
之道也狃習也姦宄不可以斯須為而乃習之常者
國之舊法而乃敗之俗者衆情之所安而乃亂之此
三者雖細亦不可以宥蓋細而宥之則必復陷於大
惡以其無所懲艾故也鞭笞而見宥將成劓則劓則
而見宥將成宮辟惟細而不宥則必痛自悔過將不

至於大戮矣此正忠厚之至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
備于一夫天下之所謂不善者惟自暴自棄者不可
與有為有言故雖民之頑仁人君子必有哀矜之心
從而教之教之不改則誅之可也益稷曰庶頑讒說
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也
苟為不能哀矜而徒忿疾之使不善之人自新無由
非寬裕之道也故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如范陽之民安於悖逆至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其頑甚矣張弘靖爲節度使不知大體其詬責士皆曰反虜此其所以亂故不可以忿嫉之也人非上聖蓋未有能備道全美者故其材皆有所偏苟因其偏而器使之則聾者之耳瞽者之目與夫戚施遽瘖之徒咸能以其所長自見於世而況其上乎故不可以求備于一夫也伊尹之稱湯曰與人不求備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人固不可以求備况殷民之頑能

使革心向化以歸於善已爲多矣其可責備之哉必有忍其乃有濟王氏以爲此剛柔相濟仁義並行之道忍所以爲義故能濟容所以爲仁故能大蓋王氏之解經多以忍爲義亦多以仁義對說如今立政篇容德義德亦曰言義則知容之爲仁言容則知義之爲忍故龜山辯之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大人之事居仁由義是也二者不可偏廢夫有不忍人之心者仁也以爲義忍則正與仁相反矣無是理

也此言深有補於名教蓋忍者先儒以爲含忍是也
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近世學者乃謂當
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
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
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
勸人者也此蓋指王氏以爲言如以忍爲義此申韓
之言豈六經之訓哉蓋以商民之頑自非豁達大度
之人未有能含忍之也亦未有能包容之也含忍

之則不以其頑而怒之包容之則不以其頑而棄之
此其所以能有濟也此其所以爲大也夫容忍二字
雖同然別而言之如勾踐之於吳太王之於狄所謂
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也其何以濟如湯之於葛文
王之於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之於度量之
內殆若天地焉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簡厥修亦
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此所謂分正東
郊也畢命曰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亦此耳殷之民雖

染於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修者簡之則不修者莫不自奮而修飭良者進之則不良者莫不自新而嚮善蓋其已化者旌而表之則其未化者亦將恥其不如遂翕然而丕變矣此鼓舞天下之道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所謂厚即湯誥所謂衷烝民所謂則也蓋人之性始生

之初萬物皆備固皆厚矣惟其內爲血氣之所使外爲風俗之所移故至於陷溺其良心放僻邪侈靡所不爲非性本然也因物有遷故耳殷之頑民固自棄於小人之塗然原其良心未喪之前與周公君陳豈有異哉然則君陳所以訓之者惟順以導之使之歸厚而已非推我之所有以予之也亦非強彼之所無以爲之也君陳既盡其道於上則孰不感而化之於下哉故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蓋上有所好下必有

甚焉爾上好之則下從之如風之偃草雖號令之峻

刑罰之嚴驅之使不違未有不違者也上者下之表
表曲而欲其影之直無是理也觀古之君其身之所
履者雖違義悖理而其所以播告於下者豈亦以是
誘之哉蓋未有不出於正者然民未有從之者以身
不正則雖令不從也以是觀之所好正者令未有不
正而好不正者其令亦未有能正違上所命者自其
所好不正者言之耳則君陳之所好不可以不謹也

爾能敬典以導之其所行惟在於德則無有不變而
信其能升進於大道矣殷民丕變則普天之下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無有一倔強不率教之人我一人乃
可以持盈守成游於巖廊之上垂衣拱手無爲而治
是爲膺受多福然其所以能變之者乃自於汝則汝
之休美永有譽於天下後世英聲茂實傳之不朽也
不獨我享多福而已敬典者即康誥所謂敬典也成
王命君陳與命康叔之言大槩不異蓋殷之頑民其

遷於成周者周公君陳尹之其留居於故都者康叔
君之故成王命之之言欲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惟
以優游不迫之道漸染而使之遷善不可以暴戾之
刑驅迫之其語雖殊而其意則一也



尚書全解卷三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一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七十六

經部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宋 林之奇 撰

顧命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病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適今天降
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
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王制曰八州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
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入分
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蓋每州各擇一賢侯為之

伯一州之諸侯咸屬焉總九州則又以天子之公
二人為之伯九州之諸侯分屬焉所謂二伯也虞
舜之時有四岳又有十二州牧四岳即方伯是也
牧即州伯是也舜以羲和之四子分掌四方之諸
侯則自羣牧而下各以其方分屬之周分天下為
左右而屬於二伯此正虞氏之舊制也其異者虞
以四人而周以二人耳成王之初二伯則周公召
公為之周公既沒則畢公代之觀君奭序曰周公

為師而康王之命畢公以父師呼之公羊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而康王之誥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畢公代周公為東方之伯亦代之為師也故當成王之將崩而康王之將立則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之焉范純夫內翰嘗曰夫有十金之產者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乎蓋將以天下大器祖宗積累艱難之

業傳之於其子則夫將死丁寧之言召公卿而下托以幼孤其事豈細也哉此顧命之篇所以作也序旣言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諸侯盖亦預於顧命觀下文記載太保奭傳顧命於康王之禮邦君亦麻冕蟻裳入即位則其預之也可見而其記載成王之命羣臣也特言三公六卿與夫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盖亦互見而已成王之命羣臣自太保至于御事而序特言召公畢公漢孔氏曰序以要言是也曰顧

命者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說文曰顧還視也鄭康成曰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言臨終死去迴顧而爲語也是也書五十八篇命篇之名皆撮取其篇中數字以爲簡編之別惟顧命費誓則又特命焉此亦出於其當世史官一時之旨意而已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史記本紀帝王在位所歷之年未嘗記載漢志則以爲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說謂成王即位之初周

公攝政七年成王即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
又以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又
曰成王在位四十七年歷世既久經無明文未知孰
是哉生魄哉始也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
則終魄于東盖月之三日光始生於西而漸東滿既
望則光稍虧于西而漸東盡明生則魄死明虧則魄
生哉生魄則望之後也漢志以生魄爲十五日先儒
以爲十六日案唐孔氏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

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四分之一耳竊謂生魄
既在望之後不得以爲十五日也漢志曰生魄望也
故以爲十五日耳漢志以甲子即哉生魄之日漢孔
氏無說唐孔氏之意亦與漢志同觀經既於哉生魄
之下言王不懌而乃言甲子則甲子生魄不得同一
日蓋書之記日必先正朔望將言朔後之日必以死
魄生明朏紀之將言望後之日必以望生魄紀之故
也然亦有可疑者書所記朏望之類其後將言某日

則必繼之曰越若干日此獨不言故漢志唐孔氏之說所以同爲一日不懌者疾也有疾故不悅懌後世謂之不豫亦此意也天子之疾曰不懌不豫也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洮盥也洗手謂之盥頰洗面也內則謂之饋王以哉生魄之日得疾至甲子則疾甚矣故命羣臣屬以太子也先儒曰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頰蓋疾病不能以沐浴故也相相禮者鄭康成以爲太僕

蓋太僕掌王之服位掌擯相故也儒行所謂更僕者亦此也王疾不能興故但相者加之于王身也冕服衮冕之服王朝覲諸侯於廟則衮冕此既發大命故以朝諸侯之服被之也凡所憑以爲安司几筵凡大朝覲設左右玉几故此亦憑玉几以出命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孔子不敢以褻服見其君成王不敢以褻服臨其臣君臣之禮豈可以疾而廢之哉自太保至于御事無一不召故曰同召也太

保至于毛公則六卿也雖則六卿而又兼三公之官
太保與畢公毛公也故二人以公稱之以其次第推
之奭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
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左傳并史記皆謂康叔爲
司寇此衛侯既於次第爲五是司寇也故其他可以
類推之三公者召公爲太保畢公爲太師毛公爲太
傅召公既曰太保奭畢公之爲師見於畢命則毛公
爲傅必矣芮國名世本曰芮伯姬姓是周之同姓也

逸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此在武王之世
成王之世既爲司徒至厲王時則有芮伯作桑桑詩
以刺王左傳所謂芮良夫也至桓王時有芮伯萬杜
預謂芮在馮翊臨晉縣彤王肅云姒姓蓋六卿惟彤
伯非周之同姓畢毛皆文王之子左傳曰管蔡邲霍
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是畢公亦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高史記謂周畢公與周同姓
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則又不以爲出於文王當

以左傳爲正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其後有畢萬
仕於晉又以食采於魏爲魏氏毛公亦文王之子左
傳有毛伯衛毛伯過毛伯得皆其後也左傳曰伯而
此曰公伯其本爵也兼三公之官故曰公亦猶春秋
有祭公又曰祭伯也衛侯乃康叔之子康伯左傳謂
王孫牟繼其父爲司寇猶鄭武公父子爲周司徒也
畢公太師而在太保之下故唐孔氏曰三公命數尊
卑同也王就其中委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蓋召

公時爲冢宰而畢公爲司馬惟以職任爲尊卑故耳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此蓋紀述一時所命之人而周家命官之
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主三公之事一也諸侯
入爲公卿二也公卿皆同姓之邦三也三公九卿各
以其職任爲尊卑不以爵秩高下四也師氏中大夫
居虎門之左凡會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
服守王之門外故特與虎臣言於百尹之上虎臣即

虎賁氏下大夫掌先後王及守王宮者也百尹百官
之長御事謂凡治事之臣者成王之命羣臣相康王
上自公卿下至御事同召之蓋與羣臣共立之也後
世人君將托後嗣惟召大臣數人謂之顧命之臣如
漢武帝則惟命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宣帝則
惟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其他不得與焉晉陶侃至以
不與顧命之故怨朝廷不肯救蘇峻之亂皆非先王
之意也召公以太保爲冢宰蓋後世宰相之任故成

王之命羣臣相康王則召公爲首而後世人君將托
後嗣則又特建大將軍一人位在宰相之上實專制
朝政如漢武帝有丞相車千秋則乃以霍光爲大將
軍宣帝有丞相于定國則乃以史高爲大將軍皆非
先王之意也漸進也幾危也言進大病而至於危殆
也病日臻既彌留言病日至而彌甚留於身不去也
左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曰必嫁是疾病則曰
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蓋

言疾病則甚於疾論語曰子疾病包氏曰疾甚曰病
故此既言疾而又繼之以病也惟其疾病如此故懼
夫死之將至不得以誓言敷告羣臣以繼嗣之事以
此之故我所以詳審而訓命於汝也麗附也其訓命
之辭則謂文王武王相繼而起其光明之德既重而
盛又宣達之於天下也下武之序曰武王有聖德復
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文王有聲之序曰武王能廣
文王之聲所謂重光也惟其重光故民莫不慕德而

歸附之民之附周既已定矣乃陳教化以訓迪之使之漸仁摩義以歸於士君子之域既定民之所附而又陳教則可謂勞也肆勞也谷風曰既貽我肆亦勞也惟勞而不敢少有違焉蓋兢兢業業未嘗暫息故能通達商家之否易危爲安轉亂爲治以集天之天命于我周家奄有天下也魚麗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肆憂勤也集大命則逸樂矣在後之侗成王自謂也揚子曰倥

侗顓蒙注曰倥侗無知蓋成王之謙辭成王繼文武
之後則能致敬以迎天之威夫所以敬遜天威者不
在乎他惟嗣守文武之大訓而不敢昏亂逾越則天
福之矣蓋天既以文武之重光而眷顧之錫以無疆
之命成王惟能守文武之訓光昭之率循之而不敢
昏逾則天之威命蓋將方興而未艾日來而不窮我
則敬遜之而已今天降疾病於我身已至於危殆不
能興起不能覺悟故我以此言告汝汝當明於此言

而無忽自今以往當爲我元子之輔翼敬保之以大
濟于艱難之中蓋以幼沖之年而當萬幾之務親政
之始一嘖一笑安危之源自此而分可謂艱難矣當
有以大濟之也釗康王名康王成王之長子故曰元
子也其所以敬保之者惟休兵息民以安輯天下柔
遠而略於外能邇而詳於內則庶邦無小無大舉安
而胥勸無有乖爭悖逆之節矣夫人亦指康王也貢
進也冒貢者不顧而進也非幾者林子和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非幾則危亂之兆也是也君有君之
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故欲羣臣之所思者惟欲康王自治于威儀以
爲民則不可以之而冒進于危亂之兆也蓋威儀不
謹則爲危亂之兆矣紂幽王是也傳曰男子不沒於
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故死生之際昔人之所重平日
之所以正心誠意者蓋於此而驗焉如魏顆曰疾病
則亂當屬纊之際而其精神眊亂言語悖繆者常人

皆然惟曾子曰吾何求哉得正而斃斯已矣故雖病革而必易簣不以將死而曠於禮又召門弟子啓其手足以爲知免又告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處死生之間而其安靜有守若此可謂大賢君子矣成王被冕服以見其羣臣是亦曾子之易簣也訓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言則亦曾子之所以告門弟子孟敬子者也此其所以爲成周之令王欲觀曾子成王惟觀諸此而已矣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
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
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宸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
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筓
席立紛純漆仍几

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叙王以病召臣爲發言

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茲既受命還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蓋成王既以疾病危困之故並召羣臣屬以幼孤及王既崩乃輔翼嗣子而立之以成王之所以命羣臣者而傳之康王故布陳其儀衛以爲國之光華亦以爲備也綴衣幄帳也周禮注曰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曰綴衣者連綴爲之也下文曰狄設黼辰綴衣是王

之座必有黼宸綴衣則設於黼宸之上庭者路寢之庭也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在此綴衣之坐既畢則反於寢處故羣臣既受命而還則徹去幄帳置於路寢之庭將爲死備也仲桓南宮毛二臣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丁公是時以列侯入爲天子虎賁氏南門路寢之門也王宮鄉南故寢門曰南門翼室先儒曰明室路寢蓋以翼訓明如翼日之翼不如蘇氏曰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

廬于翼室其說爲善薛博士亦曰翼室夾室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成王以命羣臣之明日乙丑而崩則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呂伋之處取二千戈而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於路寢之外而入立之以爲天子延之使入夾室當喪居憂爲天下宗主也趙伯循曰公必薨于正寢以就公卿也犬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

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門嚴飾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
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當成
王之崩康王之立以召公奭而總羣臣以齊侯呂伋
而典禁衛固得其人矣仲桓南宮毛以冢宰之命而
後逆太子齊侯又以冢宰之任而後授之兵衛則姦
邪何自而萌哉成王以乙丑之日崩康王即以乙丑
之日立雖緣臣民之心不可曠日無君亦所以杜絕
姦邪窺伺之心也康王之爲太子盖有年矣天下所

共知也雖太子之居有東宮焉及王不懌太子未有不在側者而其逆之乃在於南門之外者范純夫內翰曰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其言甚善蓋特出而迎之則非所謂蔽於隱

者也觀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立者七君蓋其本乃自於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惟恐不久故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夜半禁中出半紙以某人爲嗣則羣臣皆拱手而待命誰敢違者亦有雖有嫡嗣而不能以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者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是誠萬世帝王之法者矣其逆之以二千戈百虎賁者所以衛

太子也國有大變非常之事不可以不前備也左傳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則逆太子其可以無備哉丁卯者乙丑之後二日也命者亦是太保之命也先儒以作冊者命史蓋以周禮內史掌冊命故也成王將崩之言特宣之於口未有冊書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如成王之命周公後康王之命畢公保釐東郊皆

作冊是也此將以其父之命傳之其子故亦作冊也

冊度者作冊自有法度也越七日自丁卯至癸酉爲
七也鄭康成謂癸酉爲大斂之明日蓋以大夫以上
殯斂皆以死日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
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唐孔氏則謂王崩九日
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召公以方伯爲太保冢宰以
相天子故曰伯相須材者先儒曰命士致材木須待
以供喪用即檀弓曰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

者斬之也狄者下士祭統曰翟樂吏之賤也喪大記
曰狄人設階則翟者賤官喪事所使也宸者爾雅曰
牖戶之間謂之宸郭景純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宸
者以其所在處名之蓋宸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
牖之間故以爲名焉爾雅曰斧謂之黼郭氏曰黼文
象斧形因名云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蓋以白黑
畫斧形於宸也狄之設此亦是伯相命之也唐孔氏
曰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宸綴衣則四坐皆設之也

牖間南向即戶牖之間戶西牖東也牖說文曰穿壁以木爲交窻也南向即所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也此有四坐牖前南向其一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是也牖前即所謂依前故先儒以此爲見羣臣朝覲之坐如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亦此也敷重者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此敷重者皆敷三重也莞筵

繅席次席是三也。篋席即次席。此特言其上者先儒以篋席爲桃枝竹。鄭康成周禮注以次席爲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故知二者也。鄭氏之解此篋席則又以爲析竹之次青者。王肅則曰纖弱革席也。黼純者先儒謂以白繒黑繒爲席之緣。鄭氏周禮注則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之也。華玉先儒以爲彩色。鄭氏則曰五色玉也。仍几者因几也。先儒曰因生時几不改作案。周禮曰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鄭氏則曰

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
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則又不以爲因生
時几也以華玉飾仍几即所謂左右玉几也西序東
向此又一坐也東序西向此又一坐也爾雅曰東西
廂謂之序蓋堂之東西廂所以序別內外也西序故
東向東序故西向敷重亦三重也牖間南向之坐見
於周禮甚明此三坐雖無所經見其制度亦必然也
底席先儒曰蒲革唐孔氏謂即蒲席王肅亦曰青蒲

席鄭氏則以爲竹席底致也篋織致席也綴雜彩也
貝者水蟲其甲可以飾器物故古者以爲貨寶爾雅
曰餘蚝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氏曰餘蚝以黃爲質
白爲文點餘泉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
爲質黑爲文點所謂文者此也蓋以此貝爲几之飾
也豐席先儒以爲莞案爾雅曰莞苻離其上萬郭氏
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用之爲席又曰薜鼠莞郭
氏曰亦莞屬也可以爲席詩曰下莞上簟周禮亦有

莞筵王肅亦以豐爲莞惟鄭氏曰刮凍竹席蓋篋底
豐鄭氏皆以爲竹故也唐孔氏曰凡此諸席非有明
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此言盡之畫純蓋以彩色畫
帛以爲席緣雕王者爾雅曰玉謂之雕蓋以玉之雕
刻爲几之飾也先儒以西序東向之坐爲旦夕聽事
之坐東序西向之坐爲養國老享羣臣之坐此二坐
不若牖間南向之坐爲有所經見鄭康成王肅之說
亦然蓋亦是相傳爲說也唐孔氏則以燕禮西向養

國老享羣臣與燕同旦夕聽事重於燕飲而西序在上故以爲旦夕聽事之坐也西夾即西方房也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說文曰房室在旁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蓋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亦南向筍先儒曰蒨竹案爾雅曰筍竹萌郭氏曰初生者說文曰竹胎蓋取筍之皮織以爲席立紛先儒以爲黑綬案周禮亦曰紛純注曰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說文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立故以爲黑綬蓋以

此綬爲席之緣也先儒以此坐爲親屬私燕之坐亦無所經見唐孔氏以謂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享故也惟爲親屬私燕之坐故其席之緣則黑綬而已無有績畫彩色之飾其几則髹漆而已無有貝玉之飾也此四坐皆先王平生之所有事者今將傳先王之顧命故設之以象其平生然必設四坐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則交於神明之義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王夷王
地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
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自狄設黼宸以下皆是將傳顧命于康王故布陳其

儀衛以將傳先王之命故設四坐之几席先王平生
之所有事者而求之庶可以交於神明若夫器物則
先王平生之所寶者車輅則先王平生之所乘者皆
布而陳之以爲國之光華蓋所以重顧命也周官天
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曰陳之
以華國也蓋先王之寶器皆藏於祖廟之中世世傳
守之而不可失故其失與不失國家政刑之存亡皆

於此見之春秋書竊寶玉大弓夫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賜之伯禽受之以爲魯之分器而定公之世盜得而竊則其國之政刑可知矣故書以譏之也及其得之又書者蓋其重之也如此惟寶器既爲國家之重鎮此所以當大祭大喪則陳之以華國也越及也及玉五重陳寶蓋總而言之其下復分別焉弘璧一琬琰二大玉三夷玉四天球五西序二重東序三重共五重寶則五玉之外赤刀以下皆爲寶今

皆陳之也赤刀寶刀也漢孔氏爲赤刀削鄭氏則曰
曲刃刀皆以意言鄭氏又謂武王誅紂時刀亦爲飾
亦不知何所據而言大訓漢孔氏謂虞書典謨王肅
亦然鄭康成則曰禮法先王德教鄭氏之說不如孔
氏然孔氏但以爲虞書蘇東坡曰虞夏商之書其說
似爲勝弘璧大璧也璧說文曰瑞玉圜也爾雅曰肉
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璧瑗
之類孔小者則爲璧好孔也琬琰者周禮琬圭九寸

而縹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鄭司農
曰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鄭康成曰琬猶圜也判
半也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蓋
圭上圓下方故凡剡上寸半者謂之圭惟琰則剡半
以上至首而規又半以下爲瑑飾故曰判規琬琰是
二玉而乃爲一重者唐孔氏曰其玉形質同故不別
爲重蓋皆九寸故也大玉漢孔氏無說鄭氏曰華山
之球也夷玉孔氏但以夷訓常王肅則曰東夷之美

玉鄭氏則曰東北之珣玕琪蓋以爾雅曰東方之美
者有翳無閭之珣玕琪焉其意與王肅同說文亦然
河圖八卦也伏羲氏之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
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漢志亦曰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鄭氏則曰龍馬御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褭廣
八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天
球玉可以爲磬者益稷曰戛擊鳴球是也說文亦曰

球玉磬漢孔氏以爲雍州所貢西房東房即東西夾室也。脣國名仲康時有脣侯。脣國所爲舞者之衣。可以爲寶。故至今常寶之也。大貝必大於餘貝。故以爲寶。漢孔氏曰。如車渠言其貝形曲如車之罔。渠車罔也。鼗鼓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考工記曰。長八尺。說文曰。八尺而兩面如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鼗鼓以鼓軍事。皆常用之器。今以爲寶。如此之類。皆必有異也。漢孔氏曰。西房西夾。坐東蓋。西房即西夾。西夾既

陳親屬私燕之坐舞衣而下則陳於其坐之東西序
有旦夕聽事之坐赤刀而下則陳於坐之北東序有
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大玉而下則亦陳於其坐之北
蓋席南向北向則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
爲上故也兌和垂皆古之巧人惟垂有所經見爲舜
之共工二人無傳焉其所制造弓戈竹矢皆可爲後
世寶垂之竹矢自舜之時傳至於周蓋千有餘歲矣
如盾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必亦前代之物但不知

其何世所造蓋古者前代之物有創造精巧者必寶而傳之如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陳有肅慎氏之楛矢石砮皆以其創造精巧故分賜諸侯以爲分器故世世寶之也漢孔氏曰東廂東房夾室蓋東夾無几席之位故但陳於夾室之前也周禮典輅掌王及后之五輅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輅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曰亦出輅當陳之故此將傳先王之顧命則以四輅陳

之于階塾也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阼階者東階賓階者西階也說文亦曰阼主階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說文曰塾門側堂也左塾之前則門內之西右塾之前則門內之東以曲禮之言可以見也面猶向也賓階阼階之面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既在門內故自外而向內蓋大輅在西階先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綴輅在東階次輅

在東塾是次輅與綴輅相向也周禮有五輅一曰玉輅以玉飾也二曰金輅以金飾也三曰象輅以象飾也四曰革輅鞅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五曰木輅不鞅以革漆之而已王輅金輅象輅乘車也革輅兵車也木輅田車也漢孔氏以大輅爲玉輅五輅之長故曰大輅也以綴輅爲金輅蓋金輅爲玉輅之次是綴玉輅之後也以先輅爲象輅蓋象輅又是金輅之次而曰先者玉輅於五輅爲大象輅於左右塾爲先故

也以次輅爲木輅又次於先輅故也不云革輅而云木輅王肅馬融曰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鄭氏則以綴次皆爲副貳之車大輅王輅綴輅則玉輅之副先輅金輅次輅則金輅之副不陳三輅者主於朝祀而已其說與孔氏異王氏則以先輅爲木輅次輅爲革輅象輅謂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之王秉玉輅綴之以金最遠者木故木輅謂之先輅木輅最爲五輅之下而以爲先故其說不免於鑿也二人雀弁以

下唐孔氏曰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畢門路寢門天子五門曰畢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畢最在外而路最在內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既其出也方在應門之外則其未出也在路門之內必矣故知畢門爲路寢門蓋其一名也此言畢門之內則知上文所陳四坐及器物車輅之所在皆路寢門之內也二人者唐孔氏曰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

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祀漢孔氏曰堂廉曰祀賈誼
曰陞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陞七級廉近地則堂卑
注曰廉側隅也乃知祀爲堂之側蓋近堂而立也四
人者唐孔氏曰兩廂各二人蓋一陞各兩人兩階故
四人也東堂西堂者唐孔氏謂鄭玄曰序內半以前
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簾中半以前總名
爲堂此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
者說文曰遠邊也漢孔氏謂東西下階上唐孔氏曰

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立
於東西堂之階上也側階謂堂北階之上唐孔氏曰
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冕大夫之服弁
士之服垂旒則曰冕弁則無旒雀弁與冕板皆廣八
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一命大夫之冕亦無旒則與
雀弁同而曰冕者一命大夫之冕雖無旒亦前低一
寸二分故曰冕雀弁則前後平故不曰冕雀弁者色
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周禮曰凡兵事韋弁服故漢孔

氏謂之雀韋弁以皮爲之也綦者鄭氏曰青黑王肅
曰赤黑漢孔氏亦謂鹿子之皮爲之也惟弁爲士服
者皆立于堂下冕爲大夫服故皆立于堂上此下兵
器有七種惟戈之制見於考工記其它無所見漢孔
氏曰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戟屬銳矛屬鄭氏曰惠
狀蓋斜刃宜芟刈劉今鐃斧鉞大斧戣瞿今三鋒矛
銳矛屬皆以意自爲之說王肅曰皆兵器之名唐孔
氏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

之也其言最爲有體說文曰戈平頭戟也鉞斧也戣
兵也惠劉瞿無文至於銳則以爲銳曰侍臣所執兵
也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則知漢之時作銳
揚雄長楊賦有曰充鉞癡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顏師古以充爲箭括張秘謂充當作銳字與鉞字相
次又案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曰銳矛屬
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作鉞字說文銳芒
也亦與矛不類矣此充字合作銳此言有理意或然

也王氏之解此篇以爲所設之物所陳之器皆有其義以至或在左或在右或在東或在西或在房或在序皆義之所寓其說之鑿莫此爲甚如果有其義則惠之立于畢門戈之夾兩階祀皆當有其義也王氏何爲闕之哉王氏謂周之典籍缺矣其指有不可知者蓋可以傳會爲之說則以爲有其義不可以傳會爲之說者則闕之也夫古者先王之制器物以行其禮儀豈茫茫然無有意指寓於其間哉如左傳曰清

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
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紃紼紼昭其度也藻率鞞鞞
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
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先
王之意如此而已矣若謂在東則有取於仁在西則
有取於義以至有爲道之序有脩德之序牽合破碎
以求配於仁義道德必非先王之本意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墜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

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
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
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
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
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
收諸侯出廟門俟

古者告終易世之時必以禮正之故於其即世也則以禮正其終而於即位也則以禮正其始蓋其授受之始天下之根本繫焉其可輕哉春秋有書公薨于路寢是以禮正其終者也有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以禮正其始者也故書其正者以見其不能正者焉成王於大漸之時而同召百官被冕服憑几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則其終正矣康王於是設四坐之几席陳其寶器布其車輅備其干戈之衛王與羣

臣冕服以傳先王之命則其始終無不正此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法也麻冕者禮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升者八十縷也論語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則知自孔子以前冕皆用麻孔子之時始易之而用絲也周官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此既授先王以冊亦是禮之大者故唐孔氏謂其服必衮冕衮冕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刺

於裳則是袞冕之裳有四章特言黼者蓋黼是裳之一章唐孔氏謂有文故特言之與詩元袞及黼同意卿士漢孔氏以爲公卿大夫案詩曰暴公爲卿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皆指執政而言而以爲公卿大夫者其意爲成王之託羣臣以幼孤公卿大夫與焉不應其傳顧命則獨其執政者與也蓋略舉卿士而已周官公之服袞冕侯伯之服鷩冕子男之服毳冕孤之服絺冕卿大夫之服元冕此卿士邦

君之麻冕蓋亦各從其命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之麻冕亦然太保三公太史下大夫太宗大宗伯卿亦從其命服也蟻裳者蟻色立立裳也彤裳漢孔氏曰彤纁也考工記鍾氏曰三入爲纁爾雅亦曰一染謂之纁二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禮祭服皆立衣纁裳漢孔氏之說則謂黼裳彤裳皆與常祭服無異惟蟻裳則非常祭之服蓋以卿士邦君非執事者不可全同於祭也蘇氏則謂三裳皆變也雖君臣皆吉服然

皆有變其解蟻裳則謂與檀弓蟻結於四隅之文同
從先儒之說則蟻裳不應獨異從蘇氏之說則彤裳
不得爲變歷世既遠禮文漸滅不可得而折衷也介
圭大圭也考工記有大圭長三尺又有鎮圭尺有二
寸而漢孔氏以此圭爲尺二寸之圭者蓋三尺之圭
天子服之尺二寸之圭天子守之此將奉之於康王
以明其爲天子故知是鎮圭也同爵名瑁者考工記
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蓋言

德能覆蓋天下也唐孔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斜銳其冒當下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小大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冒所以冒諸侯之圭以合瑞信猶今之合符然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蓋介圭以爲天子之守而冒圭以合諸侯之信故當康王之受

顧命則皆奉而進之也舜之始受禪輯五瑞既月而班之康王之始即位受同冒而諸侯奉圭蓋必亦如舜之輯而班之是皆合符以正之於其始也承亦奉也皆進之於王也上宗漢孔氏謂即宗伯鄭氏曰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也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冒如康成之說則是上宗已兼大宗伯小宗伯矣下言宗人漢孔氏以爲小宗伯如康成之說必以宗人爲小宗伯之

最下者其位在三者也然小宗伯一也不可以其一爲上宗以其一爲宗人不如以上宗爲大宗伯宗人爲小宗伯方爲明白上宗既爲大宗伯則其奉同瑁盖兼執之乎此亦不可得而見也書即冊命也自嗚呼疾大漸惟幾至冒貢于非幾皆載於此冊也御亦進也君當升自阼階康王之自賓階升者王自外而入傳命者自阼階升王未受命則當自賓階也入即位者邦君卿士不執事故但就其位而已鄭康成曰卿

西面諸侯北面唐孔氏又曰公亦北面孤東面此其位也太保上宗由主階升者以將傳先王之命爲王故也太史亦由此階而升也御王冊命者以冊命進於王也曰秉書則言其持之以升曰御王冊命則言其奉之以進曰書曰冊命駁文也皇后以下則太史進冊而陳此言也先儒則以此爲冊書之辭非也豈成王將死丁寧之言而史輒易之乎故知史以成王之言著之於冊矣此則將奉冊而進之之辭也言此

冊者乃成王當大漸之際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以命汝嗣其教訓以臨蒞天下爲周邦之君汝之所以臨君周邦者惟率循大法不可少有紛更則可以變和天下使無有暴慢鄙詐之風則夫文武之光訓布在方冊者可以對揚之而不替矣言成王之所以命羣臣以輔贊康王者其意如此而已皇后大君也指成王也王氏之言皆鑒也王則再拜以敬受之遂起而對曰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而負荷先王之大

業其能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蓋自恐其不能也既受命矣乃受上宗所奉之同瑁其受瑁也必授之人其受同也則以祭故三宿三祭三咤必三者與夫三辭三讓三揖三勞同不如是無以示其敬之之至也先儒以宿爲進爵以咤爲奠爵蓋謂進於神坐之前則以酒酌地而祭酌訖而奠爵焉蘇氏則以宿爲奠爵以祭爲祭先以咤爲至齒而不飲即躋也蓋謂既實爵矣則受而置之乃以祭先於是躋之也其意以

下文曰上宗曰饗唯齊之則上宗乃贊王以饗其福也觀太保之酢言祭齊即此祭與啗也蘇氏似爲勝曰饗蓋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故此則上宗嘏王欲王之享之也如此則王之禮畢矣故太保則受其同下堂而易之蓋太保將酢祭不可即用王之爵故以異同異同者言別爵也盥以異同者易爵而洗也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已祭太保又報祭故曰酢與酬酢之酢同儀禮曰君

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蓋璋瓚次於圭瓚此既報祭故持璋也太保將祭故拜將拜故以同授小宗伯王則答之太保既拜則又受同於宗人而祭既祭則濟之濟之亦所以饗其福也將受福不可以不拜故於所居之位以同授宗人而後拜王又答之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之命也於是則酢祭之禮亦以畢故太保下堂而有司於此皆收徹之於是諸侯則出在廟門之外以俟新王之誥命蓋王既受命

則誥戒之即下篇是也廟門即寢門以其殯在焉故
曰廟也觀顧命之書或者疑之以爲召公不當出康
王於外而逆之康王不當吉服以朝諸侯爲此言者
盖不思耳夫天子爲天下主固當與天下共之苟立
之於次即以君天下則宦人女子得以乘間投隙而
搖國本天下其誰知之盖顧命之書萬世之明訓也
成王之寢疾則憑几負宸親見羣臣自太保而下至
百尹御事告以元子釗之宜承大統其崩也太保則

顯逆之於寢門之外冊受末命復率諸侯而朝之蓋所以顯示萬姓杜絕姦萌史官詳而載之以爲後世法使有國家授受之際皆得以是爲法姦人孰得而窺之秦始皇之於扶蘇豈有異志惟不能顯示於天下李斯又不能顯而立之故趙高胡亥得以亂之論者不此之慮而謂其不當釋喪服以服衮冕此不知變之論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太甲之居喪也

伊尹祭于成湯之廟奉之以祇見厥祖而朝羣后是亦與天下共之何獨召公康王哉古之人皆然特其文有詳略之不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康王之誥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秉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
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之命羣臣以受遺託孤之事蓋懼夫康王以幼
冲之資不克負荷欲羣臣輔翼贊襄以弘濟于艱難
康王既受顧命矣則始居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
而王申誥於諸侯與之正始而後居喪此篇之所以
作也蓋成王之顧命欲康王之率循大卞以變和天
下此羣臣之所以進戒於王欲羣臣敬保元子釗弘

濟于艱難此康王所以申誥於諸侯古者天子始受命以奄宅四海則諸侯各率其職奉朝會於天子之都以致禮於新君所以正始也舜禹之受禪既祭告于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矣於是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湯之克夏武王之克商其反國也則庶邦冢君率職而受命王於是有以告戒之湯誥武成是也舜禹以揖遜而得天下湯武以征伐而得天下其始受命固不可以不正其始若夫康王繼世而

立而其始亦不可不正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此即舜禹之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也王
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此即湯誥之
嗟爾萬方有衆武成之王若曰嗚呼羣后也成王以
乙丑之日崩其傳命也以癸酉之日而邦君與焉不
應諸侯聞康王之立而輻湊王都如此之速蘇氏謂
成王之疾久矣此諸侯來問王疾者歟案顧命之序
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則成王之

大漸而託羣臣以幼孤諸侯蓋以預於受命矣謂之
來問王疾可也然成王以四月始生魄之日得疾即
以其月之乙丑日晏駕謂成王之疾爲久不知何所
據也尸天子者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無所爲也康
王之宅憂也召公以冢宰攝政百官總已以聽焉惟
百官聽於冢宰故康王可以居其位而無所爲此所
以曰尸天子也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
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夫古之人當諒陰

之時三年不言而康王乃告諸侯者蓋康王之受顧命也其言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及其朝諸侯也又報誥於庶邦侯甸男衛蓋所以繼承大統而與天下正始故不得不有言自此之外則不復有言必至於三年而後始親萬幾發號施令也如太甲之嗣位伊尹祭于成湯之廟奉之以祗見于祖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伊尹之訓王亦羣臣進戒康王之意也然當是時也侯甸羣后咸在

則豈無告戒諸侯之言乎以康王觀之則可見矣以
康王之誥名篇亦猶湯誥也湯誥二字足以成文康
王誥三字非述作之體故加之字以足成之說命畢
命則二字而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則加之字亦以其
三字故也伏氏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蓋王出
在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其文正相接正如舜
典之慎徽五典上接堯典之帝曰欽哉故伏生亦合
而爲一也然合之則無以足百篇之數且既有此二

篇之序其可以合之故王鄭諸家又以自高祖寡命
以上入於顧命以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夫康王
立於應門之內而諸侯各以其方入朝見新君以其
土地所有之物爲贄然後羣臣進戒於王而王則報
誥之蓋因朝諸侯而誥之此一篇終始之義也而中
析之可乎唐孔氏曰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
報異篇失其義也此言盡之王之受顧命也在路門
之內故其出也則在應門之外以路門之外即應門

也太保西方之伯故率西方諸侯畢公東方之伯故率東方諸侯上篇末曰諸侯出廟門俟廟門亦路門也出路門即應門而此又言入應門則知諸侯之出廟門俟者但言其自廟門而出於外耳非俟於廟門之外也王氏曰東方宜由左而入右西方宜由右而入左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其所以自便此非也案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惟主人之就東階而其入自門之右則東

方之入應門右乃其所也惟客之就西階而其入自門之左則西方之入應門左亦其所也何必又爲之說哉王之出在應門也南面而立故諸侯之入者東方之國則在門內之東廂西方之國則在門內之西廂皆北面而立焉乘四馬也乘黃者四馬皆黃也詩傳曰黃驂曰黃謂黃而雜赤者也大叔于田曰乘乘黃車攻曰四黃既駕駟曰有驪有黃有駟曰駟彼乘黃則黃色者是古人之所貴朱者朱其尾鬣也左傳

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即此朱是也王氏以黃爲臣道以朱爲君從人以變皆鑿說也賓即諸侯也周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注曰大賓要服以納諸侯蓋諸侯入至于王都則有賓之道稱即奉也奉圭而又兼以幣獻蓋圭幣者人臣所以贄見天子也奉圭即輯五瑞是也諸侯各以其所執之圭奉之以授天子天子則以瑁圭冒之以合信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故注曰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唐孔氏因之以帛即
馬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之物經既言秉黃朱而
又言兼幣安得以幣爲馬乎曰皆布秉黃朱謂諸侯
皆陳其四馬于王之庭不獨二王之後也當從蘇氏
之說謂馬所以先圭幣言諸侯之來朝各以其土地
所有之物以爲幣而贄見於王馬所以先圭幣也左
傳襄公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

之鼎杜元凱曰古之獻物必有所先今以璧馬爲鼎
之先故蘇氏謂馬所以先圭幣也先王之所以列爵
分土以建邦國封諸侯者凡欲以爲王室之衛敵王
所愾而已故諸侯自以爲臣衛言外臣之衛王室者
也是時候甸男邦衛咸在而曰一二臣衛此讓辭也
奠贄曰壤奠者即以其土壤所出者以爲贄蓋諸侯
執以見王其曰敢執者亦其謙辭言不自安之意稽
首首至地禮之至也諸侯以其幣致之於王故拜而

送之王以其義既嗣先王之德繼世而爲天子則與諸侯爲賓主故答拜也君臣雖無答拜之禮既爲賓主故不可以不答王既答拜則見諸侯之禮畢矣故羣臣進戒於王也太保冢宰芮伯司徒冢宰司徒最尊故皆進而與羣臣相揖蓋率之以進也前者率諸侯以朝于王而太保畢公爲諸侯之伯故畢公與太保率之而入此則率羣臣以進戒于王而太保芮伯爲羣臣之長故芮伯與太保進而揖之既揖之而進

故再拜稽首將有以警戒于王不可以不敬也故下文曰敢敬告天子觀下文之報誥所以告庶邦則此進戒諸侯百官皆與焉羣臣之進戒則曰殷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傳世三十歷年六百可謂大國矣惟以紂自絕于天之故故雖大邦而上天之所庸釋以改命我周我周之文武大能受天道而順之不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能憂此西土之民取彼凶殘以救民於水火之中盖言其應天順人也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誕受美若也先儒以美爲道王肅亦
曰道也特言西土者本其所起之地也惟新陟王指
成王也陟與陟方乃死之陟同曰新陟王猶後世曰
大行皇帝也成王以賞罰之柄懷來天下賞一人而
千萬人莫不勸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畏蓋賞當其
功而罰當其罪或賞或罰無有不協此其大功所以
戡定而休命之無窮有以布遺我後之人也戡定言
能定之也文武創業於前而成王持盈守成於後然

後能享太平之治故其功之定在於成王之世成王
既定其功以遺後之人則康王繼之當何如哉惟善
守之則可矣故惟欲其張大六師之衆謹修武備使
天下之有不庭者無所投其隙而逞其吞噬度劉之
志則我祖文武所以受天之寡命不於今王之世而
壞之也寡命言其難得也侯甸男衛五服之諸侯也
采服在男之外衛之內既言男衛則采服可知矣伊
訓曰侯甸羣后咸在侯甸近於王畿故聞太甲之繼

世而來見其他道遙遠未能遽至今則雖衛服之外亦已至矣但不知其何以咸在也羣臣先進戒於王王方從而告戒之故曰報誥曰釗者唐孔氏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不言名此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平富者所謂均無貧也惟先君文武大以平富之政推之於民則何怨咎之有哉蓋使其政之不均則必有怨

之者矣天下而有一人得以僥倖而獨遂其私則亦必有一人而受其弊是不均者務爲怨咎之方也齊信者言其有此二德也先儒以齊訓中左氏傳注亦訓中史記注則訓速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則又訓莊底至言致其至於此二德若大學所謂用其極也惟致其至則無不盡善盡美故能昭明于天下也時又有勇猛之士如熊如羆折衝禦侮以爲社稷之衛忠直之臣無有二心殫謀竭慮惟知有公家之利而

爲之此所以能保乂王家如太山之安故能端命于
上帝天遂順其道而付畀之以四方使爲之君也蓋
文武之道有以順天故天亦順之桀紂幽厲之所爲
皆逆天理故天亦逆之而不畀以命未有已則逆之
而可以使天順之也文武既爲四方之君故疆理天
下建爲諸侯以立王室之屏翰其意在我後之人蓋
言爲子孫計故建侯樹屏也端命言正當上天之命
上帝皇天史之駁文此類多矣天子之於諸侯同姓

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以大小而分伯叔此特言一二伯父唐孔氏曰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胥暨相與也先公謂諸侯之祖父也諸侯之祖父嘗臣服于周之先王推忠協力以保乂王家今汝諸侯當相與而顧安之也顧謂顧念而不忘也蘇氏謂此言如盤庚告戒之意是也蓋使諸侯能盡忠於王室如其先公之於先王則爾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爾之所以顧綏先公者汝雖分土列爵職居於外心當拳

拳於王室蓋忠臣之心豈以內外而有間哉心苟忠
矣則雖在外如在內如其不忠則雖日侍清光居天
子之側其心何在或羣臣欲康王張皇六師故康王
爲之陳文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乃能保乂王
家汝諸侯苟心存王室則亦可以張皇六師以懲外
侮也夫當是時也天下安靜瀛海無波上恬下嬉君
臣無爲可謂太平矣而必張皇六師者蓋易之既濟
有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康王之時既濟之世也

而患不可以不預防故必張皇六師而後可如晉武
既平吳詔州郡悉去兵自以爲晏然無意外之變既
而胡煌內食曾無藩籬之固以其不知張皇六師故
也張皇六師非黷武也如唐太宗漢武帝從事四夷
揚兵於萬里之外則爲黷矣此但不忘武備而已也
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亦此意也鞠子稚子也康王
自謂與母兮鞠我之鞠同言未離於鞠養之間也汝
諸侯其職所當順者當奉恤之而不敢忽忘戰戰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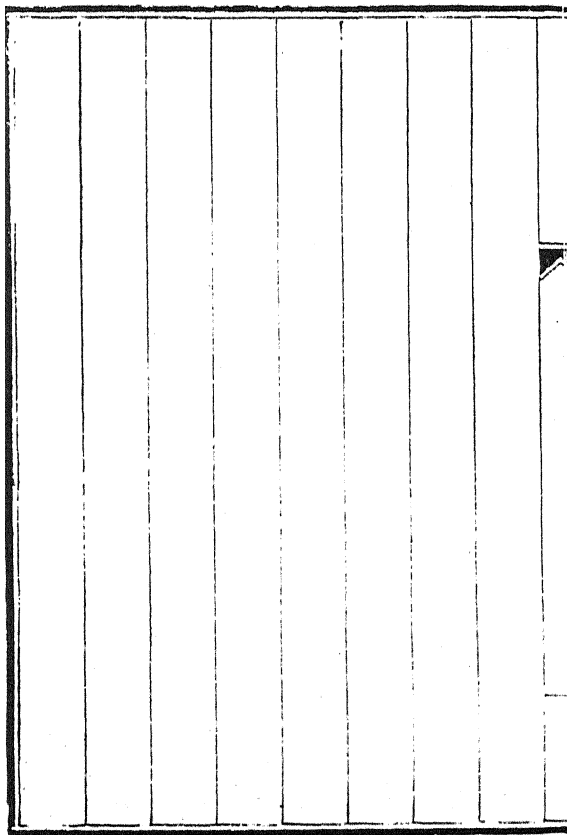
兢每以爲憂則可以輔翼我幼稚之人弘濟于艱難
不以羞辱而遺于我也蓋我若不能保有大業以繼
先王其爲羞豈不大哉此乃諸侯之責不可不以是
自勉也羣公既聽王之命畢則又相揖而趨出蓋其
進也相揖故其退也亦然羣公既出故王釋去麻冕
而服喪服觀康王之受命君臣皆以麻冕之服行禮
者冕未釋也至此禮畢則當反喪服蓋居成王之喪
喪服爲正未釋冕者權一時之宜以與天下正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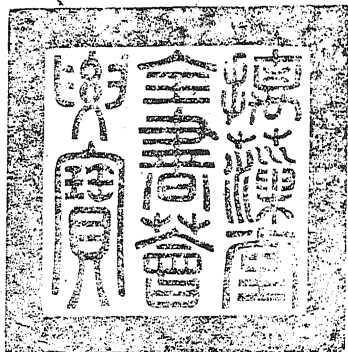
其服喪服也則言反焉蘇氏以其冕服爲失禮且以
晉侯爲證夫晉侯之不肯見諸侯之大夫蓋在既葬
之後既葬之後則其釋冕也久矣故不可以吉服見
此方在殯而冕未釋夫何不可哉

尚書全解卷三十七

謹案第六頁後八行武王之伐紂刊本武訛成今
改

第九頁後二行使之漸仁摩義刊本摩訛厚今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弱革刊本訛弱平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舉人臣汪志伊